

優等獎

臺北火車站會不會也有神祕入口？

馮國瑄

我很小心不要在臺北火車站迷路。

那一年我考上臺北的大學，外公知道了很高興，他牽著我的手，「在臺北火車站會不會迷路？會不會看路？現在車站有高鐵、有捷運，好複雜。找不到路，就有禮貌一點，找人問路，會不會？」

我想外公會不會太小看我了？我要他放心，現在我在臺北路很熟。但我有一句話，放在心裡沒有說：「下次我帶阿公去臺北玩好不好？我們不會迷路。」這句話，我說不出口。

初見臺北車站，就是外公牽著我，帶我來見識的。我和姊姊住在鄉下，每年要回外婆家，外公會來接我們，從小小的車站出發，中途在臺北車站下車，改換花東鐵路。

第一次走進臺北車站恢宏的售票大廳，挑高無比的穹堂，天光一束一束灑落下來，我仰頭望著玻璃帷幕，我在鄉下沒見過這麼文明的建築物，看得我天旋地轉。耳邊忽然傳來一疊劈里啪啦聲響，張望四周，原來是售票臺上面的車班表，像洗骨牌一樣往下跌，洗出一排新的車次表。

外公牽著我，走去車站門口看一棟高樓。外公說這是臺灣最高的摩天大樓，要帶我去見識見識，那棟擠在許多大樓之間的窄窄大樓，就是新光大樓。

當時「臺北」對我來說，就只是一座巨大的車站。外公從來沒有帶我跨出火車站大門，那裡彷彿降下一道結果，再跨出去的花花世界，外公也會恐懼，害怕自己迷失其中，無能為力帶我遊逛。

現在臺北車站的售票大廳，已經淨空成室內廣場，許多異國移工會聚集坐在這裡吃東西、聚會，在以前這裡曾經方整排列了好幾百張候車椅，外公會買兩個便當，讓我坐在排椅上吃排骨便當，用完餐，吃著從家裡削好、裝袋的水果，讀故事書、打瞌睡，打發候車時光，哪裡都沒有去，哪裡也不敢去。但是回到學校，我還是會向同學誇口：「我暑假去過臺北。」

我坐不住，好幾次央求外公帶我起來走走，但外公閉著眼睛不為所動，最後他被我煩到不行，為我說了一個故事。

外公喜歡說故事，我從他那裡聽了好多奇怪故事。他說以前有個人，從外地來的，就是在臺北車站亂逛，逛著逛著迷路了，結果遇到一個坐在牆角邊的老爺爺，外地人靠近老爺爺時，忽然全身發冷，老爺爺抬起臉，整張臉青筋，那個外地人非常有禮貌問路，老爺爺抬手朝右邊一指，那裡有一道暗暗的出入口。外地人道謝後，就往那扇門走，果真就回到車站大廳。可是這個人從此以後就失蹤了，大家再也找不到他。外公說報紙有報導這個故事。要我乖乖坐好，才不會不見。

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當時臺北火車站好純粹，沒有高鐵、沒有地下街、沒有二樓的微風廣場美食街，甚至捷運也還沒通車，就只是一座鐵道火車站。後來我上臺北念書、談戀愛、交朋友、工作、生活，一眨眼也十幾年過去，臺北火車站也一變再變，宛如變形金剛一樣，不斷變身，擴張成龐大複雜的轉運站。

對我來說，新年期間的臺北火車站，特別熱鬧有感覺。剛畢業時，我還沒有找到正職工作，只有兼差打工，身上沒有什麼錢，那時候我和家裡關係也不好，一年很少回家幾次，但農曆新年總要回家一趟吧，我想到要包

紅包，可是我包不出來，心裡很懊惱。

除夕那天拖到最後一刻才去臺北車站搭車，背包裡只放著一兩天的換洗衣物，打定主意只回家住個兩天就溜回臺北租屋。

當時家裡對我「不常回家」很不諒解，但念歸念，除夕這天仍然一大早就打手機把我從睡夢中挖起來：「在車上了嗎？……什麼？才剛起床？」電話裡頭催促我趕快回家：「大家昨天都回來了，都在等你，趕快回來。」我一邊聽著，心裡有點溫暖。其實家人沒有嫌棄我還沒找到正職工作，家人只是希望我趕快回家。我沒好氣地回嘴：「吃年夜飯之前會到家啦。」

再怎麼不想回家，再怎麼拖延，我最後仍然帶著一個小背包坐在車站的星巴克等車。我在臺北車站大廳的賣場買了一個禮盒，是要帶回家的伴手禮。長大的人，回家好像總要帶點什麼回去，心裡才會踏實。放眼望去，咖啡店裡的人身邊也大包小包的禮盒提袋，我好奇觀察大家都買什麼，也不免在心裡比較起來。

過年的臺北車站，節奏比平常還要輕快，一樓已經規畫成賣場專櫃，都在鼓吹路過的旅客帶點什麼回家，每個人都歸心似箭，每個人匆匆忙忙，臉上漾著快樂的神情，提著大包小包趕回老家。像我這樣不愛回家的人，如同局外人，好奇地看熱鬧。

再過幾年，我在臺北生活穩定下來，有安穩的工作，有個家，有相伴的伴侶，每天上下班捷運通勤，也總是在臺北車站轉車，我小心地不要在臺北車站迷路。和朋友相約在車站碰面、在火車站前的健身房運動，也能熟門熟路穿梭在地下街各個連通口，幾百個的出入口，不需要任何提示，我心裡就內建一只導航系統。

好幾次，我被一臉迷惑的旅客攔下來，我看著對方拿著一張車票，被臺北車站複雜的動線弄得慌張緊繃，擔心找不到月臺、趕不上火車，我就會停下來仔細看他的車票，一遍又一遍告訴對方該怎麼走。

外地來的旅客，對於大城市十分陌生而緊張的旅客，總會喚醒我童年的畫面，想起外公牽著我，在這棟巨大建築物穿梭的記憶，連同那些內心對於大城市的嚮往與自卑，好像一直藏在我心底，沒有因為我熟悉這座城市而遺忘。

我仍然記得外公當時為了騙我安靜，為我編的靈異故事，即便我對臺北車站早已不陌生，但仍然相信這座車站，一定存在一道神祕的出入口，會通往異世界。

接到電話時，是在聽完一場演講後。那是我剛來到臺北念書的第一年，學校邀請黃春明老師來演講，老師健壯爽朗講了一個多小時，在大家掌聲中結束。會後有簽名時間，我看到人龍很長，於是我先留在座位拿出手機看訊息，赫然看到二十多通未接來電。我溜出去外面打電話，大阿姨在電話另一頭說：「外公剛剛走了。你有空趕快回來。」

我折返回座位，拿著黃春明老師的小說，排隊人龍消耗差不多了，我加入其中，老師客氣地問我名字，題名、簽名，伸出他的大手溫暖握著我。我忽然有股衝動，想對他說：「剛剛我接到電話，我阿公死了。」但講這個要幹嘛呀，向老師討拍嗎？我只是覺得這一切發生得很荒謬，而且急著想找個人講。

那天臺北下著夏季大雨，傾盆大雨讓地面積滿水澤，趕到車站時，買到最快抵達的自強號，才發現時間還早，距離發車還有一個多小時。我忽然想起外公喜歡吃一家老牌的糕點，前幾次帶去給他，他都吃得很高興，我要去買最後一次，放在外公的供桌上。

外面正在下大雨，我打算取徑地下街的路線，從靠近的出口回到地面層，再鑽騎樓，就可以避開這場雨。

憑著路標指示，朝地下街的方向走去，離開火車站主體，走進一條聚集臨時攤位賣場的臺北地下街，琳琅滿目、又有點雜亂，賣檜木油、賣廉價皮鞋、賣手工牛軋糖、還有賣藝術拼圖，奇妙的是還有一攤規模特別

大，擺出書展陣仗，但賣的圖書都是童書繪本、還有一些宇宙搜奇的百科全書。

地下街聚集很多人，但他們都不是臺鐵的旅客，這裡也有一座小廣場，簡單小舞臺，盲眼樂手站在上面搖搖晃晃拉著小提琴，演奏〈月亮代表我的心〉。外傭推著輪椅老人，把老人擺在舞臺下，疲累半閉眼的老人面無表情坐在輪椅上，外傭們聚在後面嘻笑嘖嘖喳喳。穿著廉價西裝的業務男子，口紅豔紅的中年大嬸，退休後來這裡打發時間的初老阿伯，都聚集在這條地下街。

再走過去一段路，兩旁的店家變成動漫周邊商品店，海賊王的精緻公仔、遊戲卡、任天堂遊戲機擺在光芒四射的櫥窗裡，這裡彷彿是縮小版的日本秋葉原，搖滾節奏的日系動漫歌曲，聚集了不少憨厚的宅男在這裡圍觀。

地下街的人潮氣氛跟臺北車站不一樣，車站裡每個人無論是本地通勤族或外來旅客，大家來來去去心裡都有一個目的地；地下街的人，卻是停滯在這裡，無處可去，像遊魂一樣在這裡無所事事。

我急急忙忙穿越這群人，謹慎地抬頭看著頭上的指標，往凱撒飯店、往新光三越、往重慶南路、往博愛路，終於找到我要的路口，從樓梯跑上去路面層，卻發現不是我要找的路口，折騰好久，被大雨淋得濕透，才完成任務買到糕點，趕緊衝到最近的出入口，再從地下街走回臺北車站。

回到地下街，景色卻與我剛才經過的熱鬧地下街大不相同。這裡寂靜彷彿死城，四周除了我不見其他人，我走過拉下鐵門的商店、荒廢的攤車，牆角飄出濃烈的尿騷味，眼看時間快來不及，我趕緊往車站的方向奔去。

八十幾歲的外公是先出了車禍，被機車騎士撞倒，雖然沒有明顯傷勢，但為了保險起見去醫院檢查。X光照下去，才發現不得了有腫瘤，發現得太晚，已經是末期。

外公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，我去醫院探望外公，外公坐在昏暗的病床旁。

這是健保病房，一共擠了八個人。外公駝著背一個人坐在那裡，看到我來，他抬頭一笑，他一雙眼睛變得好混濁，黑色的瞳孔轉成乳白色，我以為快要死掉的人，眼睛都會變成這樣。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白內障。

外公牽著我的手，笑著問我臺北的生活好不好？身上錢夠不夠用？外公湊著我的耳朵，壓低聲音告訴我，其實他還藏著一百萬的存款，沒有讓阿姨舅舅知道。外公說，如果我生活費不夠，他願意資助我，要我扶著他去醫院樓下提款機領錢。我苦笑說，有啦，我夠用。

我知道外公根本沒有錢，他的一百萬已經說了好多年。

如果他有錢，他怎麼還會擠在這麼狹窄的病房呢？

可是我更沒用，我還沒有開始賺錢，沒辦法拿錢出來提供他好一點的病房。這世界上什麼都要錢，沒錢的我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外公的生命，在我面前一點一滴油盡燈枯。

外公問我，考上什麼系，有沒有跟姊姊一樣，很厲害讀法律系？

我說，我讀中文系。外公笑：「讀中文系沒用啦。賺不到錢。」不過他還是很高興：「自己選的，喜歡就好。」

我一邊趕路，一邊回想著與外公相處的最後時光，不知不覺走到地下街比較熱鬧的地方。我在一處小廣場停下來，右邊是往上的電扶梯，我看著頭上的指標，標示著臺北火車站。眼看時間快要來不及，我便向右往電扶梯上去。

漫長的電扶梯又高又陡，彷彿沒有盡頭，緩緩一寸一寸上升，時間慢得像是通過了好幾光年，經過一層手扶梯，來到一處荒涼的樓層，不過眼前又有一座電扶梯可以搭上去，可以感覺上頭喧鬧有人聲，我又經過了好幾光年，居然神奇地回到鬧哄哄的車站大廳。

這時，我想起外公從前編的故事，我像經歷了他編的故事一樣，但我沒有從此失蹤，誤入異域。我只是來到了，一個新的，再也看不到他的世界。

作者介紹

馮國瑄

文案，阿嬤家在西螺。

謝謝L，我寫了這麼多，都是為你而訴說。

評審意見

張曼娟

很難得在文學獎的參賽作品中，有如此平鋪直敘，看似毫無技巧可言的作品，竟然能夠脫穎而出。場景只有一個，就是臺北火車站，然而，卻也是一條時間軸，貫穿了作者從童年到成人；從只是一個過客，到成為了臺北城住客的歷程。踩在時間軸上的，是被外公牽著手的孫子。說了一個迷路的魔幻故事的外公；擔心念大學的孫子會迷路的外公；以為自己藏了一百萬，願意資助孫子的外公……儘管已經長成一個大人，仍被外公緊緊牽著手的孫子，最終失去了外公。

臺北火車站以一種變幻莫測的方式，向作者展示了人世的繁華與荒涼，一切都是無可奈何，所幸飽含情感。本篇散文的結尾頗有力道，一切的看似不經意，都行向了一個動人的終站。